

家庭负债与劳动供给^{*}

梁晓慧 罗楚亮

摘要:在居民负债规模日益攀升的背景下,劳动供给如何变化关乎家庭福祉和民生保障。本文构建跨期模型提供了一个家庭负债影响劳动供给的理论解释。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数据考察了家庭负债对个体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负债家庭会显著增加个体劳动供给时间和过度劳动程度,这主要体现在低收入家庭中,采用双重差分法克服内生性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证实了基本结论。负债对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时间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流动性约束机制发挥作用。从负债类型和借贷渠道看,购房负债和刚性还本付息的金融借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为推进民生保障和完善就业优先政策提供了启示,即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优惠贷款政策,拓宽就业渠道以提高偿债能力、实现充分就业。

关键词:家庭负债 工作时间 流动性约束 过度劳动 金融借贷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必须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①《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积极发展社会事业,增进民生福祉。^②近年来,家庭部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对民生保障构成巨大挑战。从居民财产积累过程来看,家庭债务增加也是居民财产分布差距扩大的重要表现。为了偿还债务,居民将压缩消费支出,居民的偿债压力和偿付能力对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风险也都具有重要影响。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家庭负债比例由2013年的29.8%上升至2017年的31.5%。^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近些年居民杠杆率(居民负债/GDP)快速增加,由2008年的17.9%增长至2020年的62.2%,债务收入比(居民部门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由2008年的43.2%上升至2018年的99.9%。这表明家庭债务增加的同时也加剧了债务偿还压力。随着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消费者采用借贷形式实现提前消费的需求日益增加。2008年至2018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从3万亿元增至25.8万亿元。住房贷款占住户部门负债的比例长期处于高位,2018年为53.9%。总体而言,家庭负债呈现规模不断扩大、偿还压力不断加剧以及购房负债占据家庭债务主要来源等特征。

家庭负债可以平滑家庭消费支出,但家庭负债水平过高会导致偿还困难、挤压日常消费等问题

^{*} 梁晓慧,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071000,电子邮箱:xhliangbnu@163.com;罗楚亮(通讯作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070,电子邮箱:luocl2002@163.com。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与策略研究”(23VRC010)。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②李强:《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25年3月13日。

^③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蚂蚁金服集团研究院:《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专题——中国居民杠杆率和家庭消费信贷问题研究》,2019年。

(Karamcheva, 2013), 另外一个重要的直接影响可能是改变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情况。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1)》, 城镇地区就业人员平均周工作时长在 2008 年至 2020 年整体上有所上升, 由每周 44.6 小时上升至 47 小时。有研究指出, 增加劳动供给是家庭应对意外收入冲击的重要渠道(Blundell et al., 2016)。家庭内部通过调整不同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应对家庭财务状况变化, 如增加劳动投入时间以直接获得高收入、间接实现职位提升从而增加收入, 以及同时兼职多项工作以增加收入等方式。这意味着, 劳动供给的变动可能与日益增长的负债有关, 换言之, 劳动供给调整可能被视为满足借贷需求的一种方式。

对于家庭而言, 当收入、资产等禀赋变化给家庭带来压力时, 家庭通常会选择“开源节流”方式, 即一方面通过改变家庭消费模式, 如降低消费、延迟消费以及及时归还欠款(陈黎明、杜子青, 2023), 另一方面也会调整家庭劳动力配置以增加收入来源和提高收入水平。已有文献主要关注家庭负债对消费行为的调整这一主题。家庭负债对消费的影响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和“挤出效应”。一方面, 负债作为一种消费平滑机制, 能够降低家庭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并减少预防性储蓄(Deaton, 1992), 从而提高家庭消费水平; 另一方面, 债务增加意味着家庭消费能力透支、短期内流动性收紧, 进而可能挤出家庭消费支出(Kukk, 2016)。从负债类型看, 购房负债通常数额较大、还款期限较长, 其消费挤出效应往往较高(李江一, 2018)。一些学者从异质性视角展开, 肖争艳等(2023)客观评估居民负债的异质性效应发现, 负债对低收入群体较高的消费效应主要源于刚性的育儿养老支出, 而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较弱的消费效应主要来源于房贷压力。家庭债务对消费的影响存在临界效应, 当家庭负债水平较低时, 对消费产生正向效应, 但债务规模较高产生压力时家庭通常会选择“节流”方式来应对。然而, 如果从“开源”视角看, 已有讨论较少考虑到劳动供给在这一过程中的调整, 消费改变和劳动供给调整均是应对家庭负债的重要手段, 因此, 讨论负债与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尤为必要。

家庭债务下的抵押贷款服务意味着固定还款额和固定还款期限, 还款对收入的挤占会给一些家庭带来压力, 进而改变家庭成员劳动供给。女性由于劳动供给弹性较高会选择进入就业市场(Fortin, 1995)。老年人也会倾向于选择继续工作以减轻偿债压力。一方面, 抵押贷款下的强制性还款要求会增加老年人工作概率(Butrica & Karamcheva, 2020); 另一方面, 抵押贷款期限通常较长, 长期还款责任会使老年人延迟退休(Mann, 2011)。不同类型债务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差异(Butrica & Karamcheva, 2020), 由于借贷目的、家庭财富和资本等差异, 家庭负债给不同收入群体也会带来不同影响。负债结构差异意味着还款压力不同, 投资性负债会使未来风险和收益并存, 消费性负债具有“一次消费”属性, 即提前支出未来收入而不产生额外回报。从不同收入阶层看, 低收入群体由于较低的储蓄能力和资产(左停等, 2023)、借贷用于基本生活消费的比例更高(吴卫星等, 2013)、挤占大部分收入的还款义务使得流动性约束趋紧, 进而会改变自身劳动供给。高收入群体借贷并非用于基本消费, 主要用于购房、耐用品和商铺以及金融性投资。

既有文献从流动性约束及预期风险方面对家庭负债与劳动供给的关系给出一些启示, 黄彦彦和郭克莎(2021)发现, 家庭债务会显著提高流动性约束进而影响消费。家庭债务对消费或其他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与资金流密切相关, 当家庭债务较高导致短期内面临流动性约束时, 家庭可能会通过增加劳动供给等行为以增加收入。家庭债务对消费支出的正向效应需要保证的一个前提是债务具有可得性和存续性(宋明月、臧旭恒, 2020)。Guerrieri & Lorenzoni(2017)认为这一条件如果不存在, 那么当消费者借贷能力出现下降或受到意外限制之后, 受约束的消费者可能没有还款规划而只能被迫偿还债务, 而不受约束的消费者会选择增加预防性储蓄, 从而导致短期内整体消费支出下降。金融市场为防范风险通常会降低向借贷户再次放款的可能性(Murphy, 1998), 由此减少了负债群体的再借贷信心, 进而影响其当前经济行为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 如减少消费、增加劳动供给等。既有研究大多发现抵押贷款会增加劳动供给, 然而这些研究主要针对女性和老年群体展开, 对整体劳动供给的讨论相对较少且未分析其内在机制。

本文讨论了家庭负债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区分收入组进行分析。相较于已有研

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第一,从家庭负债视角讨论了劳动供给问题,为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丰富了家庭负债与劳动力市场领域的相关文献;第二,采用跨期模型讨论了家庭负债与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并进行经验验证,为更加全面地认识家庭金融与劳动供给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支持;第三,区分收入组识别了家庭负债对劳动供给影响的内在机制,为针对性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二、理论模型

本文将通过构建一个跨期模型说明当前负债水平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假设消费者存活两期,初始负债水平外生给定,记为 D_0 ,消费者需在第二期偿还本息和 $(1+r)D_0$,其中 r 为贷款利率。同时,消费者拥有一定的初始固定资产,该资产在第一期不具有流动性,但可以在第二期出售获得收入 H 。消费者在每一期时间禀赋为 1,消费者可将其用于劳动或闲暇,以 l_1 和 l_2 表示消费者在两期的劳动时间,劳动力市场工资率外生给定,用 w 表示。消费者在第一期期末可以选择存款或贷款,利率均为 r ,用 s 表示储蓄额, $s > 0$ 表示存款, $s < 0$ 表示贷款,贷款额为 $-s$ 。消费者申请贷款需要提供抵押品,第一期能够持有的所有贷款的限额为 $\frac{H}{1+r}$,在给定初始贷款 D_0 的情况下,约束条件为:

$$-s + D_0 \leq \frac{H}{1+r} \quad (1)$$

如果该抵押约束具有约束力(binding),那么称该消费者受到了流动性约束。很显然,初始贷款额较高或者抵押资产价值较低的消费者更容易受到流动性约束。

消费者的期望效用取决于两期消费和闲暇,并由如下对数函数表示:

$$U = \ln c_1 + \gamma \ln(1 - l_1) + \beta [\ln c_2 + \gamma \ln(1 - l_2)] \quad (2)$$

其中, c_1 和 c_2 分别表示两期的消费水平, $0 < \beta < 1$ 表示时间贴现因子, $\gamma > 0$ 衡量了消费者对闲暇的重视程度。

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c_1 + s = wl_1 \quad (3)$$

$$c_2 = wl_2 + (1+r)s - (1+r)D_0 + H \quad (4)$$

消费者最优问题可表述为,给定 D_0 、 H 、 r 和 w ,在式(1)、(3)、(4)约束条件下,选择 c_1 、 c_2 、 s 、 l_1 和 l_2 ,最大化效用函数式(2)。

如果抵押约束不具有约束力,可解得:

$$l_1 = 1 - \frac{\gamma}{(1+\beta)(1+\gamma)} \left[\frac{2+r}{1+r} + \left(\frac{H}{1+r} - D_0 \right) / w \right] \quad (5)$$

$$l_2 = 1 - \frac{\beta(1+r)\gamma}{(1+\beta)(1+\gamma)} \left[\frac{2+r}{1+r} + \left(\frac{H}{1+r} - D_0 \right) / w \right] \quad (6)$$

从而可得 $\frac{dl_1}{dD_0} = \frac{\gamma}{(1+\beta)(1+\gamma)w} > 0$ 和 $\frac{dl_2}{dD_0} = \frac{\beta(1+r)\gamma}{(1+\beta)(1+\gamma)w} > 0$, 给定其他条件不变,

如果初始负债水平增加,那么消费者劳动供给水平增加。这是因为初始负债水平增加降低了消费者的净财富水平,由于两期消费和闲暇均是正常品,收入效应使消费和闲暇均下降,因此劳动供给

增加。

下面考虑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如果初始负债水平较高或者抵押资产价值较低,那么消费者选择贷款的最大限额为 $(-s = \frac{H}{1+r} - D_0)$,可解得:

$$\hat{l}_1 = \frac{1}{1+\gamma} \left[1 - \gamma \left(\frac{H}{1+r} - D_0 \right) / w \right] \quad (7)$$

$$\hat{l}_2 = \frac{1}{1+\gamma} \quad (8)$$

从而可得 $\frac{d\hat{l}_1}{dD_0} = \frac{\gamma}{(1+\gamma)w} > 0$ 和 $\frac{d\hat{l}_2}{dD_0} = 0$ 。此时,第二期的固定资产变现后全部用于偿还贷

款,因此,第二期可支配收入仅来自当期的劳动收入,消费者第二期的劳动供给不再受初始负债水平的影响。但第一期能够贷款的最大限额会因当前负债水平的增加而下降,负债水平越高,能够贷款和消费的数量则越少,劳动供给进一步增加。根据上文可知, $d\hat{l}_1/dD_0 > dl_1/dD_0 > 0$, 因此流动性约束会强化负债水平增加引起的劳动供给增加效应。

进一步地,可以考察还款压力对负债引起劳动供给增加效应的影响。下文实证分析中将还款压力定义为负债收入比 (D_0/w) ,该比例越高,还款压力越大。理论模型中,可相应考察工资收入如何影响上述效应,^①工资收入相对越低,则还款压力通常越大。考虑如下两种情况:在没有流动性约束时,

$$\frac{d}{dw} \left(\frac{dl_1}{dD_0} \right) = - \frac{\gamma}{(1+\beta)(1+\gamma)w^2} < 0 \text{ 和 } \frac{d}{dw} \left(\frac{dl_2}{dD_0} \right) = - \frac{\beta(1+r)\gamma}{(1+\beta)(1+\gamma)w^2} < 0;$$

$$\frac{d}{dw} \left(\frac{d\hat{l}_1}{dD_0} \right) = - \frac{\gamma}{(1+\gamma)w^2} < 0。因此,当负债水平在同一区间变化时(比如从 D_0 增加到 \tilde{D}_0),会引起$$

劳动供给增加,与此同时,工资收入水平越低,意味着还款压力越大, d/dD_0 越大,即负债对劳动供给的正向影响随着还款压力的增加而增加。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说:

假说1:当前负债水平增加会引起劳动供给增加。

假说2:流动性约束会强化负债水平增加引起的劳动供给增加效应。

假说3:负债对劳动供给的正向影响随着还款压力而增加。

三、数据、模型及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该数据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 中心按照分层、三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设计选取家户进行填报。本文采用2015年、2017年 和2019年的调查数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在这三个年份均对全国29个省份的家庭进行了抽样 调查,其中2015年有效样本为37289户;2017年有效样本为40011户,追踪访问2015年样本26824 户;2019年有效样本为34643户,追踪访问2017年样本17494户。该调查不仅统计了个体人口特征、 就业与社会保障等,同时调查了家庭收入和消费等方面信息,还详尽地汇报了家庭资产与负债情况,

^①由于 D_0 和 w 均会对 D_0/w 产生影响,因此理论模型部分并不直接计算 $\frac{d}{dD_0/w} \left(\frac{dl}{dD_0} \right)$, 而是考察当负债水平在同 一区间变化时,工资收入水平如何影响负债水平变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对于同一区间变化的负债,工资水平越低, 还款压力越大。

包括是否负债、负债类型以及负债时间等内容,为研究家庭负债对个体劳动供给的影响提供了翔实数据基础。

本文对原始样本做以下预处理:(1)保留 2015 年至 2019 年持续追踪的样本;(2)由于研究劳动供给时间,将样本限定在工作时长大于 0 且年龄为 16~65 岁的个体,剔除学生及丧失劳动能力的样本;(3)剔除核心解释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最终保留的有效观测值为 20134 个。

(二)模型设定

关于负债对劳动供给时间影响的回归,本文借鉴叶菁菁等(2017)的做法,主要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区域层面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一些其他可能影响劳动供给时间的因素。具体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Fe_labor_{iht} = \alpha_0 + \alpha_1 Debtwh_{hct} + \alpha_2 Debtq_{hct} + \beta' X_{iht} + \gamma' \varnothing_{hct} + \lambda_1 Unempci_{ct} + \eta_i + \tau_t + \epsilon_{iht} \quad (9)$$

在式(9)中, i, h, c, t 分别表示个体、家户、城市和时间变量。 Fe_labor_{iht} 表示个体劳动供给时间, $Debtwh_{hct}$ 和 $Debtq_{hct}$ 分别表示负债和无负债有借贷需求, X_{iht} 、 \varnothing_{hct} 和 $Unempci_{ct}$ 分别表示个体、家庭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η_i 和 τ_t 分别代表个体和时间的固定效应, ϵ_{iht} 表示个体残差项。

被解释变量。借鉴杨艳和刘子菁(2021)的指标构建方法,以周工作小时数衡量个体劳动供给时间。一方面,问卷中有直接关于周工作时长的问题;另一方面,采用月工作时间或年工作时间需要进行换算,在换算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误差,如年工作小时换算中,如果存在工作月数缺失则导致最终结果缺失而损失一些观测值,且插补缺失值可能进一步导致误差。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月工作时长进行验证。考虑到劳动供给的集约边际,本文仅对工作时间为正的样本进行 OLS 回归(叶菁菁等,2017)。为减少不随时间发生变动的可观测变量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回归采用个体和时间的双向固定效应。

解释变量。多数文献采用负债程度或是否负债来度量家庭债务(Butrica & Karamcheva, 2020)。然而,在无负债群体中存在两种类型,一是收入或资产足够而无须借贷,二是有借贷需求但受到借贷约束,这两类群体在劳动供给上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在无负债群体中会包含借贷约束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如果仅比较负债与无负债群体可能会掩盖负债对劳动供给影响的真实效应。基于此,本文将无负债进一步区分为无负债但有借贷需求、无负债且无借贷需求两类群体,进而对比负债、无负债且无借贷需求两类群体受影响差异,以分析负债对劳动供给时间影响的净效应。 $Debtwh_{hct}$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表示当前是否有负债,是则定义为 1,否则为 0; $Debtq_{hct}$ 表示无负债但有借贷需求群体,是则定义为 1,否则为 0,这里的借贷需求包括提出申请被拒绝和有资金需求未申请两类;无负债且无借贷需求群体是基准组。^①

控制变量。 X_{iht} 表示个体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年龄和年龄平方;受教育程度(分别设定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三个虚拟变量,以小学及以下为基准组);婚姻状态(已婚或同居定义为 1,否则为 0);健康状况(健康状况为差和极差定义为 1,其他类型为 0);户口类型(非农户口定义为 1,否则为 0);是否国企(在国有企业工作定义为 1,否则为 0)。 \varnothing_{hct} 表示家庭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是否有自有房屋、家庭资产对数、家庭非劳动收入对数以及家庭人口规模。家庭非劳动收入包括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之所以加入这一变量,是由于非劳动收入与工资性收入之间存在替代关系,非劳动收入增加带来的收入效应可能会降低个体劳动供给意愿。城市层面变量选取了城市失业率,根据数据中城市总失业人数/城市劳动人口数计算得到,这是考虑到地区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或需求不足时,可能会对个体劳动供给产生影响。

^①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负债表示有借贷需求,为便于描述,后文中涉及无借贷需求或有借贷需求的说法,均指无负债群体。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1是根据模型(9)回归的结果。列(1)的结果是仅回归负债相关变量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负债使周工作时长显著增加0.72小时。根据列(2)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果看,负债使周工作时长显著增加了0.7小时。既有研究发现,负债产生的还款压力对消费具有挤出作用(潘敏、刘知琪,2018),上述回归结果表明劳动供给时间的改变可能是降低负债挤出消费的一种手段。本文的研究假说1成立。这里对控制变量的影响进行简要分析。在个体特征上,年龄与劳动供给时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这也符合生命周期特征;初中群体的劳动供给时间相对更短;在国企就业其劳动供给时间往往更低。在家庭特征上,非劳动收入会显著降低劳动供给时间。

表1 家庭负债对劳动供给时间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全样本	(2) 全样本	(3) 低收入	(4) 中等收入	(5) 高收入
负债	0.723** (0.362)	0.697* (0.369)	1.598** (0.734)	0.573 (0.618)	0.077 (0.571)
有借贷需求	-0.018 (0.498)	0.041 (0.502)	1.846* (1.016)	-1.515* (0.798)	0.257 (0.774)
年龄		2.290*** (0.354)	2.648*** (0.644)	2.200*** (0.789)	1.565*** (0.569)
年龄平方		-2.725*** (0.346)	-3.164*** (0.740)	-2.942*** (0.587)	-1.869*** (0.517)
大学及以上		-1.871 (1.225)	-0.277 (2.245)	-4.369** (2.078)	-1.013 (2.313)
高中		-0.454 (1.046)	0.390 (1.709)	-1.992 (1.676)	-0.289 (2.231)
初中		-1.393* (0.835)	-0.341 (1.277)	-2.863** (1.290)	-1.545 (1.949)
已婚		0.671 (0.816)	0.020 (1.674)	3.123** (1.281)	-0.318 (1.232)
健康欠佳		-0.573 (0.734)	-0.207 (1.185)	0.250 (1.276)	-2.725** (1.284)
非农户口		-0.332 (0.504)	-1.129 (1.242)	-0.453 (0.934)	-0.469 (0.673)
是否国企		-1.352*** (0.524)	-1.653 (1.169)	-0.654 (0.814)	-1.803** (0.802)
自有住房		-0.308 (0.821)	-1.801 (1.968)	0.729 (1.334)	-0.810 (1.151)
资产对数		-0.193 (0.186)	-0.369 (0.318)	0.371 (0.308)	-0.227 (0.334)
非劳动收入对数		-0.116*** (0.037)	-0.066 (0.077)	-0.113* (0.061)	-0.024 (0.069)
家庭规模		0.190 (0.212)	0.801* (0.422)	-0.367 (0.301)	0.114 (0.369)
城市失业率		-8.908 (16.682)	7.172 (29.092)	-4.043 (30.163)	-10.908 (27.690)
常数项	51.889*** (0.206)	11.277 (9.930)	5.133 (15.228)	12.388 (25.767)	25.478 (15.625)

续表 1

变量	(1) 全样本	(2) 全样本	(3) 低收入	(4) 中等收入	(5) 高收入
观测值	20134	19981	6079	6442	6480
R ²	0.011	0.022	0.026	0.028	0.032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列(1)、(2)是全样本回归结果,列(3)至列(5)是不同收入组的回归结果。表格中无借贷需求和有借贷需求均指无负债群体。

进一步区分不同收入组看,^①负债会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周工作时长1.6小时,对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负债的劳动供给时间效应仅体现在低收入群体中。低收入人群通常家庭收入、财富和资产水平较低,负债带来的偿还义务会挤出其一部分收入用于还款,从而对劳动供给时间带来较大影响。也有文献指出,低收入群体未来承担的偿还压力通常更大(张中祥、胡雅慧,2024),高收入群体负债受投资收益驱动的概率可能更大。

(二)机制检验

关于负债对劳动供给时间影响的内在机制,本文着重从流动性约束和风险态度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在信贷市场不完善和不确定的环境下,消费者难以通过借贷平滑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面临一定的流动性约束。金融机构为降低负债家庭出现“借新还旧”的可能性,会提高负债群体的贷款审核条件(Murphy,1998),说明负债会降低消费者再融资的可能性。此外,日益增加的房价和消费需求意味着家庭需要将较高比例的收入用于还款,导致家庭流动性和消费预算约束趋紧(颜色、朱国钟,2013),进而改变个体劳动供给行为。已有文献定义流动性约束为当年家庭金融总价值低于两个月永久收入(Zeldes,1989),尹志超等(2021)扩展了这一定义,将三个月平均劳动收入小于月平均支出定义为面临流动性约束。由于还款对收入的挤占导致实际用于消费的收入可能难以满足真实消费需求,因此本文采用尹志超等(2021)的定义。^②另一方面,负债如果带来较大的偿还压力可能会使个体风险态度偏向于谨慎,进而影响劳动供给行为。风险态度的定义基于问卷中“如果您有一笔资金用于投资,您最愿意选择哪种投资项目?1.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2.略高风险、略高回报的项目;3.平均风险、平均回报的项目;4.略低风险、略低回报的项目;5.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6.不知道”,回答1和2的定义为1,否则为0,这一指标衡量个体是风险偏好还是谨慎。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家庭负债对劳动供给时间影响的内在机制

变量	(1)	(2)	(3)	(4)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全样本
Panel A:被解释变量:流动性约束				
负债	0.044*** (0.016)	0.024** (0.011)	-0.011 (0.009)	-0.002 (0.008)
有借贷需求	-0.016 (0.019)	0.032*** (0.012)	0.002 (0.011)	0.009 (0.008)
负债×低收入				0.048*** (0.017)
负债×高等收入				0.024* (0.013)

①本文依据中间年份即2017年收入区分出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将2017年缺少收入的数据根据2015年分组进行补充。此外,本文也进一步检验收入组的相关系数和不同年份之间收入的趋势关系图发现,不同年份个体或家庭所处的收入组是正相关的。

②本文还进一步根据三个月平均收入减去月偿还债务额后小于月平均支出界定流动性约束,是定义为1,否则为0,这一定义是考虑到与负债有关的流动性约束。见《经济动态》官方网站本文链接附录。

续表 2

变量	(1)	(2)	(3)	(4)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全样本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703*** (0.248)	0.330 (0.379)	0.210 (0.172)	0.401*** (0.138)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079	6442	6480	19001
R ²	0.066	0.051	0.046	0.042
Panel B:被解释变量:风险态度				
负债	0.015 (0.016)	0.009 (0.012)	0.033* (0.017)	0.029* (0.017)
有借贷需求	0.048* (0.025)	0.061*** (0.022)	0.039 (0.036)	0.051*** (0.016)
负债×低收入				-0.013 (0.024)
负债×高等收入				-0.019 (0.0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189 (0.212)	0.526 (0.543)	0.631 (0.565)	0.255 (0.229)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622	4145	4265	12032
R ²	0.036	0.012	0.012	0.010

注:表中风险态度回归结果是基于2015年和2019年的数据,这是考虑到2017年风险态度仅询问了新受访户。

表2结果显示,负债会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流动性约束。家庭负债会改变家庭消费行为,如压缩容易调整的食品、服装、教育等消费支出。这一结果似乎表明,家庭除了通过消费支出调整来应对由负债引致的流动性约束(黄彦彦、郭克莎,2021),也可以通过增加劳动供给来积极应对。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和财富水平相对较高,也具备一定的借贷能力,因此负债对其流动性的影响较小。上述结果也意味着低收入群体的债务会给家庭带来较大压力。本文的研究假说2成立。

从风险态度机制看,家庭负债对低收入群体的风险态度并无显著影响。负债会提高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风险偏好,然而,从表2列(4)交互项结果看,负债对风险态度的影响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并未有显著差异。总体而言,负债对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主要通过流动性约束机制。

(三)内生性问题

本文虽然采用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减少内生性,但这一结果可能仍存在由于互为因果及不可观测的随时间发生变化的遗漏因素影响:一是劳动供给时间较高的群体具有一定收入流,因此发生借贷的概率更高,即负债与劳动供给时间互为因果;二是遗漏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变量,如个人偏好、能力和风险因素等,若变量同时影响家庭负债和劳动供给时间,将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如能力高的群体更可能进入借贷市场,同时他们的劳动供给时间可能也较高。为克服以上问题,本文选择双重差分模型进一步验证。当家庭遭遇与家庭经济相关的重大冲击后,可能会改变家庭负债状况。一方面,重大疾病对家庭而言是较大的意外经济冲击,经历这一冲击不仅表明生病成员的健康状况变差,同时也意味着家庭需要大额资金展开治疗,治疗开支可能导致普通家庭的收不抵支,从而增加借贷概率;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可能具有影响范围大、致损程度重且持续时间长的特征,是致贫或返贫的重要原因,经历自然灾害会直接导致家庭经济受损,大幅增加借贷概率。基于此,本文将经历重大疾病和自

然灾害视为一种外生经济冲击,根据问卷中“2014 年以来,您家是否发生过对你们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本文将遭遇过自然灾害或重大疾病的家庭定义为处理组,其他定义为控制组。模型设定如下:

$$Fe_labor_{iht} = \alpha_0 + \alpha_1 Shock_{hct} + \beta X_{iht} + \gamma \varnothing_{hct} + \lambda_1 Unumpci_{ct} + \eta_i + \tau_t + \epsilon_{iht} \tag{10}$$

核心解释变量为 $Shock_{hct}$,在受到负向冲击及以后定义为 1,否则为 0,这一变量衡量了时间和冲击事件两个维度的信息。 α_1 是我们关注的核心系数,表示受到冲击后个体劳动供给时间受到的影响。回归仍采用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表 3 回归结果显示,全样本和低收入群体的负债系数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表 3 内生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全样本	全样本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冲击	3.313*** (0.906)	3.050*** (0.912)	4.507*** (1.637)	1.968 (1.435)	1.568 (1.559)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52.070*** (0.154)	11.138 (9.964)	6.117 (15.106)	10.913 (25.681)	25.685 (15.756)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0134	19981	6079	6442	6480
R ²	0.012	0.022	0.026	0.027	0.032

(四)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在回归样本、更换核心变量以及遗漏变量等方面进行验证。^①

1. 考虑就业性质

首先,工作时间调整与就业性质有关,如果工作比较稳定或规定不可兼职,个体难以根据主观意愿调整工作时长。因此,稳健性检验将“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团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军人”这两类不易调整劳动时间的观测值予以剔除。根据表 4 回归结果,负债会使周工作时长显著增加 0.86 小时。从不同收入组看,低收入组负债会使周工作时长显著增加 1.45 小时,相对于基准回归结果的系数略高。总体而言,剔除上述样本后,负债的劳动供给时间效应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全样本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Panel A: 考虑就业性质				
负债	0.858** (0.385)	1.454* (0.753)	0.732 (0.641)	0.491 (0.601)
有借贷需求	0.375 (0.522)	2.136** (1.042)	-1.513* (0.808)	0.947 (0.83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3.565 (9.998)	12.611 (15.067)	-3.764 (25.908)	32.262* (17.004)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①考虑到回归样本中周工作时长的极端值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本文采用两种方式检验:将周工作小时进行 1% 右缩尾回归;借鉴刘子兰等(2019)将所有大于 112 小时/周的数据替换为 112 小时。回归结果均与基准结果一致,具体结果见《经济学动态》官方网站本文链接附录。

续表 4

变量	(1) 全样本	(2) 低收入	(3) 中等收入	(4) 高收入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8826	5875	6150	5871
R ²	0.024	0.027	0.032	0.036
Panel B:月工作时长				
负债	2.771* (1.542)	7.172** (3.125)	3.268 (2.560)	-1.245 (2.320)
有借贷需求	1.696 (2.181)	7.971* (4.507)	-2.035 (3.206)	0.591 (3.55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46.389 (41.696)	17.391 (62.701)	25.652 (124.179)	114.841* (64.116)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9981	6079	6442	6480
R ²	0.017	0.027	0.029	0.007
Panel C:遗漏变量:金融素养				
负债	0.698* (0.369)	1.599** (0.734)	0.584 (0.618)	0.078 (0.571)
有借贷需求	0.042 (0.503)	1.852* (1.018)	-1.497* (0.798)	0.254 (0.776)
金融素养	-0.0375 (0.4004)	-0.1463 (0.9304)	-0.7344 (0.6720)	0.4743 (0.547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1.305 (9.932)	5.293 (15.311)	12.682 (25.732)	25.251 (15.674)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9981	6079	6442	6480
R ²	0.022	0.026	0.029	0.032
Panel D:控制家庭固定效应				
负债	0.628* (0.371)	1.749** (0.741)	0.278 (0.634)	0.128 (0.580)
有借贷需求	-0.232 (0.488)	1.577 (0.970)	-2.014** (0.821)	0.264 (0.76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42.903*** (3.588)	40.257*** (6.782)	34.426*** (6.399)	47.116*** (6.654)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8782	5576	6116	6235
R ²	0.484	0.502	0.494	0.473

2. 更换被解释变量

为检验回归结果是否与核心变量定义有关,这部分以月工作时长定义劳动供给时间。根据表4回归结果,负债会显著增加2.77小时的月工作时长。区分不同收入组看,负债会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7.17小时的月工作时长。将月工作小时回归结果转换为周工作小时看,相当于1.79小时的周工作时长。这一结果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 考虑遗漏变量

尽管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可以排除不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可观测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可能仍存在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可观测变量同时影响负债和劳动供给时间,如个体金融素养。吴卫星等(2018)发现,金融素养高的家庭更可能持有负债。金融素养有助于个体或家庭合理配置家庭资产并适度投资,长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收入和资产状况,使家庭成员享受更多的闲暇。因此,本文进一步将金融素养放入模型中进行分析。借鉴已有文献,金融素养有主观层面和客观层面(Xia et al., 2014),本文采用个体对金融相关信息的关注度这一客观指标进行衡量。其中,金融素养根据问卷中“您平时对经济、金融方面的信息关注程度如何”,如果该问题回答“非常关注”“很关注”“一般”定义为1,回答“很少关注”“从不关注”定义为0。表4结果显示,加入金融素养这一变量后,负债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与基准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4. 多维固定效应回归

上文回归中采用的是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回归,考虑到负债是家庭层面的冲击,这部分进一步采用多维固定效应回归以得到控制家庭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根据回归结果,全样本显示负债会显著增加周工作时长0.63小时,区分收入组后,负债会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周工作时长1.75小时,对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与表1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五)进一步分析

1. 还款压力、还款强度的调节效应

债务主要通过劳动收入、经营收入、可变现资产以及新债还旧债等方式偿还(黄宇虹、樊纲治, 2017)。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财富状况意味着还款会挤占大部分收入,进而影响其劳动供给行为。此外,购房负债通常具有固定还款额和固定期限,这种抵押贷款服务对部分家庭可能是一种“硬约束”。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分析负债的劳动供给时间效应是否受到还款压力和还款强度的影响。其中,还款压力采用负债收入比来界定,这一比例越高意味着负债相对于收入越高,还款压力越大。还款强度基于问卷中关于各项借贷款是否规定“固定还款期限、固定还款时间或定期还款额”等还款约束问题,如果有此类型负债则定义还款强度为1,否则为0,分别表示高还款强度和低还款强度。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高还款压力主要强化了低收入群体对劳动供给时间的正向影响,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3,这一结果也侧面反映了负债给低收入群体带来的压力。负债的劳动供给时间效应并未受到还款强度影响。

表5 还款压力和还款强度的调节效应

变量	(1)	(2)	(3)	变量	(4)	(5)	(6)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负债×还款压力	0.004*** (0.001)	-0.088 (0.070)	0.002 (0.002)	负债×还款强度	0.308 (1.143)	0.233 (0.968)	-0.705 (0.743)
负债	1.497** (0.739)	0.763 (0.628)	0.092 (0.572)	负债	1.527** (0.754)	0.528 (0.633)	0.260 (0.569)
有借贷需求	1.926* (1.021)	-1.504* (0.798)	0.251 (0.775)	有借贷需求	1.837* (1.018)	-1.520* (0.799)	0.310 (0.77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5.437 (15.295)	13.398 (25.733)	26.399* (15.637)	常数项	5.259 (15.270)	12.357 (25.775)	25.756* (15.607)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6031	6431	6474	观测值	6079	6442	6480
R ²	0.027	0.028	0.032	R ²	0.026	0.028	0.032

注:还款压力定义为家庭负债收入比,还款强度定义为是否有固定还款期限、固定还款时间或定期还款额的借贷款,有定义为1,否则为0。

2. 家庭负债是否导致过度劳动

上文发现低收入群体负债的劳动供给时间效应受还款压力影响,在承担还款责任时,这种劳动供给时间的改变是为实现消费在合理工作时间范围内的有效劳动供给调整,还是加重了个体劳动供给负担?如果是前者,可以认为负债不仅能够增加消费需求,也可以有效利用空置劳动力资源。但如果是后者,或许应该思考这种模式下的个体健康以及家庭福祉问题。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负债引致的劳动供给时间效应是“有效利用”还是“过度劳动”。借鉴刘涛等(2023),周工作时长超过50个小时表示过度劳动,本文以周工作时长超过50个小时的工作时长数作为过度劳动程度进行回归。

根据表6,全样本的结果显示负债会显著增加0.7小时的过度劳动程度。这一影响仅体现在低收入群体中,即负债会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1.6小时的过度劳动程度。根据既有研究,家庭债务对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消费边际效应更高,这也反映出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负债除用于房屋建筑购买等支出外,也将一定比例用于养老育儿,对于后一部分支出,尽管负债可以暂时缓解家庭财务压力,但可能会通过过度延长工作时长以及时归还债务、缓解心理压力。而过度劳动长期内可能会给个人身心健康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朱玲,2009),结合表6中过度劳动程度的回归结果,应当关注到负债对低收入群体身心健康带来的长期影响。

表6 过度劳动程度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全样本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负债	0.697* (0.369)	1.598** (0.734)	0.573 (0.618)	0.077 (0.571)
有借贷需求	0.041 (0.502)	1.846* (1.016)	-1.515* (0.798)	0.257 (0.77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38.723*** (9.930)	-44.867*** (15.228)	-37.612 (25.767)	-24.522 (15.625)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9981	6079	6442	6480
R ²	0.022	0.026	0.028	0.032

注:表中过度劳动程度以周工作时长减去50小时定义。

3. 负债类型对劳动供给的差异化影响

不同负债在未来收益和还款义务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对劳动供给产生差异化影响。借鉴张诚和尹志超(2022),本文将负债区分为购房负债、经营负债和消费负债,考虑到投资负债涉及未来的收益和风险,本文进一步区分出投资负债,同时也将消费负债分为医疗负债和其他负债进行讨论。单独讨论某一特定负债不仅可以分析负债的劳动供给效应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比如医疗负债等可能受地区文化因素影响较小。表7呈现了相关回归结果,购房负债是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时间增加的主要来源。购房负债会使低收入群体周工作时长显著增加2.1小时。这一结果与前文分析一致,购房负债下的抵押贷款服务意味着刚性压力,进而会提高个人劳动供给。这也反映出低收入群体的负债压力主要来源于购房。

表7 负债类型的影响差异

变量	(1) 低收入	(2) 低收入	(3) 低收入	(4) 低收入	(5) 低收入
经营负债	-0.185 (1.297)				

续表 7

变量	(1) 低收入	(2) 低收入	(3) 低收入	(4) 低收入	(5) 低收入
购房负债		2.100** (0.990)			
投资负债			1.715 (1.513)		
消费负债				0.822 (0.881)	
医疗负债					-0.368 (1.318)
其他消费负债					0.612 (1.03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5.358 (15.277)	5.591 (15.236)	5.712 (15.253)	6.160 (15.227)	6.618 (15.229)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079	6079	6079	6079	6079
R ²	0.027	0.027	0.026	0.026	0.026

注:(1)消费负债包括耐用品、医疗和教育负债,投资负债包括商铺和金融负债。(2)为探究不同消费类型负债,列(5)将消费负债进一步区分为医疗负债和其他消费负债。(3)根据基准回归结果,负债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低收入群体,因此仅汇报了低收入群体的回归结果。

4. 区分是否金融借贷

负债可以区分为金融借贷和民间借贷,两者在风险成本、交易成本。金融借贷具有还本付息的刚性约束,个体为规避潜在信贷违约风险会采取相应行动;民间借贷以信任、声誉和乡规民俗等机制对个体或家庭实施监督(马晓青等,2012)。因此,负债渠道不同给个体带来内在压力的来源不同,有必要区分不同负债渠道进行分析。区分后的回归结果发现,金融借贷会使劳动力周工作时长显著增加 1.1 小时。区分收入组看,金融借贷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周工作时长 2.39 小时,然而民间借贷对劳动供给时间并无显著影响。这表明,在负债条件下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时间变化主要是由金融借贷下的刚性约束带来的。究其原因,低收入群体的金融借贷可能主要用于以结婚、教育为目的的购房等,即用于自身消费。尽管家庭收入水平低但受制于外在环境压力,仍会在低收入水平选择高杠杆购房。这也说明,对低收入群体需要尤其关注其住房问题。

表 8 金融借贷与民间借贷回归结果

	(1)	(2)	(3)	(4)
	全样本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金融借贷	1.096*** (0.398)	2.392*** (0.887)	1.352** (0.665)	-0.012 (0.585)
民间借贷	0.585 (0.432)	0.905 (0.775)	-0.230 (0.716)	1.536** (0.734)
有借贷需求	0.130 (0.497)	1.857* (1.007)	-1.513* (0.794)	0.406 (0.76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1.696 (9.924)	5.339 (15.196)	13.013 (25.781)	26.626* (15.689)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续表 8

	(1)	(2)	(3)	(4)
	全样本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观测值	19981	6079	6442	6480
R ²	0.022	0.027	0.029	0.033

注:表中金融借贷表示目前仍有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欠款,民间借贷表示目前仍有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群体的欠款。

(六)异质性分析

1. 基于区域的异质性分析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和负债需求偏好等方面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如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居民负债会出于理财视角的考虑,即有时是因为利率差或当前与未来消费理性思考下的主动选择,因此相对于自身资产或收入水平其负债压力相对更低。因此,本文就家庭负债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是否由于区域不同而产生差异进行检验。具体地,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基础上,加入区域与家庭负债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从估计结果看,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即中西部地区的家庭负债对劳动供给时间的正向影响更大。通常而言,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借贷审核标准流程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居民负债相对其资产或收入水平可能相对更高,因此其劳动供给时间效应更大。

2. 基于城乡的异质性分析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且负债类型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与还款压力密切相关,从而对其劳动供给行为产生差异化影响。因此,本文区分城镇与农村讨论了家庭负债对劳动供给的差异化影响。具体地,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基础上,加入家庭负债与城乡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从估计结果看,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即相对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家庭负债的劳动供给时间效应更大。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农村地区的家庭收入水平相对更低,一部分用于育儿养老的负债只能用未来收入进行偿还,因此其还款压力可能相对更高;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就业渠道相对匮乏,大部分工作岗位与计件、计时相关,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

表 9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变量	(3)	(4)
	区域			城乡	
负债×东部	−1.205* (0.676)	−1.237* (0.684)	负债×城市	−2.199*** (0.764)	−1.874** (0.769)
有借贷需求×东部	−0.608 (0.932)	−0.740 (0.943)	有借贷需求×城市	−3.391*** (0.981)	−3.345*** (0.986)
负债	1.253** (0.493)	1.237** (0.498)	负债	2.305*** (0.652)	2.041*** (0.657)
有借贷需求	0.283 (0.709)	0.397 (0.711)	有借贷需求	2.380*** (0.833)	2.394*** (0.837)
控制变量	否	是	控制变量	否	是
常数项	51.861*** (0.208)	11.382 (9.954)	常数项	51.802*** (0.222)	11.287 (9.382)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20134	19981	观测值	20134	19981
R ²	0.011	0.022	R ²	0.012	0.023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的数据,采用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了家庭负债对个体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并结合双重差分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区分收入组讨论了内在影响机制,包括流动性约束和风险投资态度,并进一步分析了家庭负债是否带来过度劳动问题以及负债类型、负债渠道对劳动供给的不同影响,最后采用一系列方法检验了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研究发现:(1)家庭负债会显著增加个体劳动供给时间,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低收入群体;(2)家庭负债对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时间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流动性约束机制发挥作用;(3)对低收入群体而言,家庭负债会显著提高其过度劳动程度;(4)考虑负债类型,购房负债对劳动供给产生了最为显著的增加作用,而对于借贷渠道,刚性还本付息的金融借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更为显著;(5)从异质性结果看,家庭负债对劳动供给时间的正向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显著更大。

家庭负债带来的流动性约束的确引致低收入群体通过增加劳动供给时间来应对,但却导致过度劳动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有效改善劳动力就业状况提供一些启示。

第一,针对低收入群体设计合适的贷款标准和还款条目,可以有效减少债务偿还对其家庭生活和工作产生的负面影响。负债给低收入群体带来的流动性约束,不仅增加其劳动供给时间,甚至增加了过度劳动程度,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和工作质量。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数字金融等新型借贷工具的出现,居民借贷行为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为有效改善民生、增进居民福祉,应针对低收入群体制定合适的贷款标准以及还款条目,根据这部分群体的收入特征设定灵活的还款方式,减少这部分群体由于还款压力导致的过度劳动问题,提高居民福祉水平。

第二,降低购房贷款利率并针对低收入群体提供低利率购房补贴或援助性住房,减弱由于刚性住房需求导致的债务压力问题。上文研究结论表明,负债对劳动供给时间的正向影响主要来源于购房负债,这说明对低收入群体在住房方面提供援助具有重要意义。低收入群体大多数是购买首套房,对债务的负担能力较弱。然而,在教育、婚姻市场的变化导致住房越来越成为刚性需求的环境下,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已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一方面需要增加援助性住房;另一方面也要提高公积金和商业贷款在首套房住房贷款方面的覆盖率,以低利率或灵活组合贷款等方式减少购房债务的还款压力,进而减少低收入群体由于购房债务导致的过度延长工作时间问题。

第三,为缓解负债带来的流动性约束问题,家庭成员需要提高自身金融知识。随着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和便利化,提前消费已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然而,还款压力会给低收入群体带来流动性约束问题,家庭如果缺乏必要的金融素养可能会带来过度负债问题,进一步导致过度延长工作时间以偿还债务的情况。相关部门需要合理引导居民负债观念,做好家庭债务管理,尤其是针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

第四,就业是提高居民偿债能力的重要途径,应着眼于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增加就业创业服务。缺乏就业机会将导致家庭财务状况恶化、偿债能力下降以及家庭福祉受损,进而增加民生保障压力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负债规模和负债率攀升的背景下,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此,应当以完善就业优先政策为抓手,用创业带动就业岗位的增加,支持和规范发展新业态模式,实现充分就业。

第五,针对负债家庭(尤其是过度负债家庭),就业扶助措施也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就业政策对这类人群需要更加关注。尽管债务可能带来流动性约束问题,然而也应该看到采用借贷形式实现消费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部分家庭缓解当前的困境。因此,对于负债家庭而言,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拓展其就业渠道以增加他们的收入来源,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缩小不同群体之间差距的有效手段。此外,相关部门应当积极开展针对性的就业培训,尤其是针对负债家庭提供相应的就业援助,不断完善就业配套服务,扩大他们增收的就业渠道,这对负债群体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陈黎明 杜子青, 2023:《家庭杠杆问题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第9期。
- 黄彦彦 郭克莎, 2021:《家庭负债与恩格尔系数分化——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经济学动态》第11期。
- 黄宇虹 樊纲治, 2017:《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业家庭负债状况》,《金融研究》第12期。
- 李江一, 2018:《“房奴效应”导致居民消费低迷了吗?》,《经济学(季刊)》第1期。
- 刘涛 秦志龙 伍骏骞, 2023:《农民工过度劳动行为的同群效应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9期。
- 刘子兰 郑茜文 周成, 2019:《养老保险对劳动供给和退休决策的影响》,《经济研究》第6期。
- 马晓青 刘莉亚 胡乃红 王照飞, 2012:《信贷需求与融资渠道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 潘敏 刘知琪, 2018:《居民家庭“加杠杆”能促进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第4期。
- 宋明月 臧旭恒, 2020:《异质性消费者、家庭债务与消费支出》,《经济学动态》第6期。
- 吴卫星 徐芊 白晓辉, 2013:《中国居民家庭负债决策的群体差异比较研究》,《财经研究》第3期。
- 吴卫星 吴锟 王璠, 2018:《金融素养与家庭负债——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经济研究》第1期。
- 肖争艳 陈衍 刘哲希, 2023:《居民加杠杆影响消费的异质性效应分析——基于融合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方法》,《经济学动态》第12期。
- 颜色 朱国钟, 2013:《“房奴效应”还是“财富效应”?——房价上涨对国民消费影响的一个理论分析》,《管理世界》第3期。
- 杨艳 刘子菁, 2021:《空气污染对劳动供给与人力资本效能发挥的影响及路径》,《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11期。
- 叶菁菁 吴燕 陈方豪 王宇晴, 2017:《个人所得税减免会增加劳动供给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管理世界》第12期。
- 尹志超 刘泰星 严雨, 2021:《劳动力流动能否缓解农户流动性约束——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 张诚 尹志超, 2022:《家庭负债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经济科学》第2期。
- 张中祥 胡雅慧, 2024:《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家庭过度负债?——基于主客观双重视角的微观证据》,《经济学(季刊)》第2期。
- 朱玲, 2009:《农村迁移工人的劳动时间和职业健康》,《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左停 李颖 李世雄, 2023:《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问题探析》,《中国农村经济》第9期。
- Blundell, R. et al. (2016),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nd family labor supp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2): 387–435.
- Butrica, B.A. & N.S. Karamcheva (2020), “Is rising household debt affecting retirement decisions?”, in: O. Mitchell & A. Lusardi (Eds.), *Remaking Retirement: Debt in an Aging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aton, A. (1992), *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rtin, N. M. (1995), “Allocation inflexibilities, female labor supply, and housing assets accumulation: Are women working to pay the mortgag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3(3): 524–557.
- Guerrieri, V. & G. Lorenzoni (2017), “Credit crises, precautionary savings, and the liquidity trap”,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2(3): 1427–1467.
- Karamcheva, N.S. (2013), “Is household debt growing for older americans?”, Program on Retirement Policy, No.33.
- Kukk, M. (2016), “How did household indebtedness hamper consumption during the recession? Evidence from micro dat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4(3): 764–786.
- Mann, A. (2011), “The effect of late-life debt use on retirement decisio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0(6): 1623–1637.
- Murphy, R.G. (1998), “Household debt and consumer spending”, *Business Economics*, 33(3): 38–42.
- Xia, T. et al. (2014), “Financial literacy overconfidence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9(1): 1233–1245.
- Zeldes, S. P. (1989), “Consumption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2): 305–346.

Household Debt and Labor Supply

LIANG Xiaohui^a and LUO Chuliang^b

(a. Hebei University, Hebei, China;

b.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China)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the ratio of household debt to GDP has increased rapidly in China, rising from 17.9% in 2008 to 62.2% in 2020. This trend is driven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state and financial markets, which has heightened the consumer demand for advance borrowing. From 2008 to 2018, outstanding personal housing loans increased from CNY 3 trillion to CNY 25.8 trillion. Although the rapid increase in consumer loans meets the current consumer demand, the associated repayment obligations may impose financial pressure on some households within the evolving lending market. Existing studies indicate that increasing labor supply is a crucial mechanism for households to manage unexpected income shocks.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debt on individual labor supply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Theoretically,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impact of current debt levels on labor supply by constructing an intertemporal model. Under budget constraints and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utility maximization, this paper reveals: (1) Debt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labor supply; (2) Liquidity constraints amplify the effect of increased labor supply resulting from higher debt levels; (3) The positive impact of debt on labor supply intensifies with the pressure of repayment. Empirically, this paper utilizes data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for years 2015, 2017, and 2019 to construct panel data across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household debt on individual labor supply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s. Regress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household deb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weekly working hours by 0.7 hours. The labor supply effect of household debt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among low-income groups, a finding further corroborated by us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 methods to overcome endogeneity issu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ebt on the labor supply in low-income groups is mainly through the liquidity constraint mechanism.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deb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degree of overwork in low-income group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debt on labor supply predominantly originates from housing liabilities and financial lending.

Compared to previous studies, the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is primari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by integrating household debt and labor supply within a unifi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provides a novel perspective on the current labor market in China and enriches existing literature on household debt and labor markets. Secondly, using an intertemporal model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debt and labor supply, followed by empirical verification, this paper offers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household finance and labor supply. Thirdly, by differentiating income groups,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household debt impacting labor supply,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policy formulation.

This paper offers several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labor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 finance. Firstly, the government and financial sector should address the debt pressure on low-income groups by designing and providing aid loan programs to enhanc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employment outcomes. Secondly, given that housing debt is a primary driver of increased labor supply time, relevant authorities should offer low-interest housing subsidies or assisted housing programs to effectively reduce debt pressure on low-income households. Thirdly, employmen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residents' debt repayment ability, and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make efforts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priority policy and increas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services. The lack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will lea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family financial conditions, declining debt repayment ability and damaging family well-being.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efforts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priority policy, using entrepreneurship to driv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o achieve full employment. Fourthly, for indebted households, especially those overindebted, securing stable and multi-channel income is crucial, and employment-supporting policies should focus more on them.

Keywords: Household Debt; Working Time; Liquidity Constraints; Overwork; Financial Lending

JEL Classification: D14, J22

(责任编辑:金禾)

(校对:晨曦)